

分裂的歲月

文潔華

回想起來，三十歲以前的日子有它特別的艱難，難在生活的分裂，前一個階段跟後一個階段的適應截然不同，連開個玩笑的機會都沒有，人生的歲月便溜走了。

為何中國拿不到諾貝爾獎？

范舉

九月二十三日，八十一歲高齡的中國女科學家屠呦呦在美國紐約領取了國際醫學界著名的諾貝爾獎——「拉斯克獎」。

琴台琴客

葉輝

波士頓某日記：浮生難耐

某日想起楊牧的一篇散文，翻書，找出這一段：「去年如此，今年亦復如此，我想明年也僅僅如此，假使明年還站在同一個窗口看那夏天的樹」；「就這樣平淡些，讓日子平淡地流下去。」的確是很平淡，這篇散文叫《科學與夜鶯》，用最平淡的筆觸寫著，科學是甚麼呢？詩又是甚麼呢？尖端科學家找出一個甚麼「粒子」的時候，有人問：「這個發現有什麼用？詩人寫了一首詩，比如說，一首描寫夜鶯的抒情詩，又有甚麼用？」

科學家的答案是：目前說不出有甚麼，也許十年二十年以後它可以顯示出它的用途來。謙沖得很呢！詩人的答案是：詩也許只是一份短暫的體認，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歲月，比如說，一百六十年，偶然再給人發現，那就是永恒的知識了。平淡，而不是讓生命就此歇止。生命本身並沒有驚奇，謙沖裡卻又持有信仰，結合了唯物與唯心，那恐怕是另一階段的志向了。

金秋十月到濟南

「濟南的秋天是詩境的。」
「這個詩意秋光秋色是濟南獨有的。」
這是著名文學家老舍先生八十多年前在《濟南的秋天》一文中所描述和抒發的。如今，濟南的秋天依然那樣富有詩境，秋光秋色愈發迷人。

濟南秋天的詩境在泉水中。濟南的泉水春夏秋冬呈現出不同的詩情畫意，但秋天賞泉最有韻味。濟南南依泰山，北臨黃河，地勢南高北低，來自泰山山脈的雨水滲入地下，形成裂隙岩溶水，順勢向北向西潛流，到黃河南岸被堅硬不透水的輝長岩體堵截，形成壓力水頭，在低窪的濟南老城區、明水、洪範等地噴湧出來。經過夏天一個雨季的積蓄，秋天，濟南泉水是一年中最好看的時候：噴勢大，水位高，清澈，靈動。

秋天的趵突泉池，三股水的噴勢特別壯觀。恰如元代著名書畫家趙孟頫所描繪的，「雲霧潤蒸華不注，波濤聲震大明湖。」秋天的黑虎泉也是最富詩意的：高崖下有一深潭，清澈澄澈，旁為一方池，有3個石雕虎頭，泉水從虎嘴裡噴湧而出，猶如萬斛珍珠流瀉，噴吐入池，再流入護城河。其狀如明代詩人劉勰所描寫的，「懸崖之下碧潭深，潭上懸崖欲幾尋。石激湍聲成虎吼，泉湧清響作龍吟。」至於墨泉和梅花泉，秋天的噴勢比趵突泉、黑虎泉還要壯觀。

濟南的泉水四季都很清澈、靈動，秋季尤佳。濟南的泉水是經碳酸鹽岩層裂隙過濾，懸浮顆粒物少，水質好；泉池底部是沙石，淤泥少，秋天又少雨，不易被沖濁。故濟南秋天的泉水更是碧澄如鏡，清可鑒人。曾在濟南任齊州知州的北宋文學家曾鞏當年一走近趵突泉池，就對泉水清如明鏡，湧如轉輪印象深刻，寫下了「已覺路旁行似鏡，最憐沙際湧如輪」的詩句。明代詩人劉勰則用「澄色千年可洗心」的詩句讚美黑虎泉水清無雜質，賞心悅目。如有時間多轉轉看看，就會發現，濟南七十二名泉和無數無名湧泉哪有不清的？

紅葉谷。網上圖片

善要人知

郭美美事件鬧了半年，對內地社會公益事業影響不可謂不大，市民自發性捐款因事件的曝光而大幅萎縮，很多事業沒民間捐款很難繼續。郭美美事件只是公益捐款需要提高透明度的催化劑，即使沒有郭的事件，捐款公開透明讓捐款者及群眾了解各項支出的明細及來龍去脈也有實際需要，只是事件令群眾一下子難以接受，於是事件停止捐款來作為要求透明度的暫時行動而已。

一網打盡

郭美美事件鬧了半年，對內地社會公益事業影響不可謂不大，市民自發性捐款因事件的曝光而大幅萎縮，很多事業沒民間捐款很難繼續。郭美美事件只是公益捐款需要提高透明度的催化劑，即使沒有郭的事件，捐款公開透明讓捐款者及群眾了解各項支出的明細及來龍去脈也有實際需要，只是事件令群眾一下子難以接受，於是事件停止捐款來作為要求透明度的暫時行動而已。

酒店和雜飯

祥先生的福爾頓 (Fulford) 酒店，前兩次在老店，這一次住新店。第一次去，原本我們訂的就是這家古色古香的酒店。在結賬離開的時候，巧遇黃兄，他堅持不讓我們付賬，第一次領了他的情誼。

記憶後書

這個問題不容易談，因為爭議性太大了。二〇〇五年推出的紀錄片《挪亞方舟驚世啟示》，在宗教界內外，都引來很大的回響，事實上挪亞方舟遺址，土耳其亞拉山山上有挪亞方舟遺址，於是有人登山探險，嘗試發掘真相並進行拍攝，但結果是，相關片段和發現仍留下許多疑問，猜測和推斷也是不少，教人難以定奪，所以各方人士就此事啟示不談。事隔六年，《挪亞方舟驚世啟示》面世，可以說受到創作人很想像的探索和，為觀眾帶來更多實在的發現和影響，去除了反駁上一集帶來的負面批評和觀點。



趵突泉池，三股水的噴勢特別壯觀。網上圖片

有紅葉的濟南的秋色之美。我在滬上的多位朋友看了紅葉谷後，幾乎眾口一詞：濟南的紅葉比香山紅葉還好看！

類似紅葉谷的地方在濟南還有很多，蓮台山、鳳凰嶺、丁家峪、蟠龍山、三王峪等地的紅葉，也蔚為壯觀，姿態各異。去年秋天，與家人到丁家峪呆了大半天。這裡一座座青山中有大片大片的紅葉，但有著與紅葉谷不一樣的情調。藍天、白雲、青山、紅葉，環境是那自然，沒有旅遊景點那種人工雕鑿的痕跡，溢滿著原生態的美；沒有都市的喧囂塵土和景點的川流不息，周圍是那幽靜，如入人間仙境。沿著蒼翠松柏中的蜿蜒小道，歇歇停停，登上山頂，飽覽遠處紅葉的壯美景色之後，時到中午，在山腰間的梯田上找棵大樹，地上鋪上墊子，一邊休息聊天，一邊吃着自帶的啤酒、熟食，一邊觀賞紅、黃、綠相間的斑斕秋色；清新的空氣中帶有絲絲清香，天高雲淡，碧空如洗，有遠離塵世的寧靜。我想，當年趙孟頫先生或許是因為這窮鄉僻壤交通不便，未能發現還有如此的詩境。否則，繼《鵲華秋色圖》之後，他說不定會畫出一幅更優美更有名氣的《南山紅葉圖》來。

濟南的秋天是詩境的，詩境在泉水、紅葉、青山中。我的故鄉在江南，客居泉城四十年，有種感受常駐心頭：陽春三月下江南，金秋十月到濟南。

生活語錄

吳康民

近年三次去新加坡，都住進黃志祥先生的福爾頓 (Fulford) 酒店，前兩次在老店，這一次住新店。第一次去，原本我們訂的就是這家古色古香的酒店。在結賬離開的時候，巧遇黃兄，他堅持不讓我們付賬，第一次領了他的情誼。

第二次，我們幾個朋友買了赴新加坡四天的自由行程套票。既交了款，又有了酒店房間的房號。但在行前的一次政府酒會活動中遇到他，說起數天後會到新加坡，他立即就應去住他的酒店。我說已訂好了酒店，不必讓他破費，他堅持要我們去住他的酒店。翌日並讓秘書打來電話，告訴房間已訂好，並會派人到機場接機。到步以後，果然受到隆重接待，我們夫婦和另外兩位友人，更被安排住上三個套房。

這一次與友人共三對夫婦，聯袂赴星度假，又是已訂好機票和房間。也是偶然給黃兄知道了，他便在他的福爾頓酒店新店留下房間。我們原訂了新加坡聖淘沙的康樂酒店 (Grand Orchard)，第二天只好乖乖「搬遷」。

該酒店總經理章志宏 (Chowman, Victor)，還在該店房間內留了親筆信，表示歡迎之意，並備美酒佳果相贈，盛情可感。

新店的餐廳客滿，晚飯只好在大堂的走廊用餐。我們點了幾款海南雞飯，味道不過不失，不是頂好，也不太差。上次前來，曾在摩天下輪下的快餐店吃過一頓最差的海南雞飯。後來知道新加坡的「文東記」的雞飯最為著名，一試之下，果然名不虛傳。上一次吃過的海南雞飯有最好的和最差的，這一次吃了一頓最差的和最差的雞飯，便動了再探文東記的念頭。但這一次司機送去的卻是另外一家文東記，這才知道，文東記在新加坡有七家之多。不過，不同分店，水準都不錯。這一次又吃到最好的海南雞飯了。

前年到吉隆坡也到過文東記，可見名不虛傳是名不虛傳，俗語說，不要賣壞招牌才好啊！